

炮仔聲

陳沛宜

爬了一夜才攀上天空的朝陽，卻捧下一抹晨光，掉進遮得老公寓臥房黑乎乎的兩大片窗簾間的縫隙，落在雙人床上，不停扭動著彎曲歪斜的光影。冒冒失失闖進黝黑室內的不速之客，驚動了原本就睡得不安穩的阿琴姊。睜眼就著一絲微曦望了望牆上時鐘，像害怕未完的一場好夢會被偷走似地，沉甸甸的眼皮立刻把光線趕出眼眶。然而，在混沌一片的腦海裡再怎麼覓尋，夢已無影無蹤。

扯了扯被子，翻個身，蜷縮在偌大眠床邊上。側耳聽著隔鄰不時飄過來的啾啾鳥鳴、送報送羊奶乍停還響的機車撲撲聲、巷弄裡晨運老人的道早寒暄、甚或輕風拂動窗台上盆栽枝葉廝磨的沙沙聲響……眾聲嗷嗷，好似吆喝著寂寂屋外的世界依然熱鬧精采；更彷彿縈迴在耳邊的喃喃細語，每個孤單醒來的早晨不停訴說多少瑣碎往事，在腦中摩呀擦地拖出一道道痕跡，提醒阿琴姊走過多漫長的這一條路。

今天開始，卻要走向迥然不同的另一條未來。
聽著想著，又翻回過身，睜睜望著大床另一邊頂著新

刷過水泥漆白森森的那堵牆。阿爸老笑說睡覺像是打旋陀螺的阿琴姊，從小到大經常睜開眼一腳就垂掛在地上，也不知從眠床摔下過幾回。婚後把床頂靠著牆壁，魁梧粗壯的男人擋在外頭，任憑如何翻滾打轉，那些年再沒從睡夢中摔醒。一覺好眠的時光卻何其短暫。男人走後，即便是超大尺寸的雙人床也盛裝不下夜夜輾轉反側的浮思亂緒，總是漫溢過夢的邊界，流淌著一床溼漉漉無邊無際的孤寂。又幾次三番地摔落，不敢喊出聲的痛往往痛到讓阿琴姊不知眼前黑漫漫的歲月怎麼捱？沒想到二十年流光瞬眼即逝，依舊滿床翻來滾去，磕碰得那面牆壁坑坑疤疤，也常撞得手腳瘀青紅腫，但已不再跌落冰冷苦痛的現在，偶想起那時候的不爭氣，自己都不禁莞爾。

瞌睡蟲已被劃過胸口那道愈來愈明亮的光芒殺退，往事舊夢也被亮晃晃的嶄新一天趕進腦海深處匿藏。對這張滿是回憶、故事的老床縱有再多眷戀，終究要起身告別了。阿琴姊撐起上半身斜靠著布質的床頭板，目光在這方生活近三十年的黯淡斗室左邊右巡，不停摩挲著物品收拾

清理一空卻仍塞滿依依不捨的桌櫃檯架。嘆了口氣，阿琴姊條地下床赤腳走到窗邊，用力拉開厚沉沉的簾幕，敞開房間讓睜大眼在外頭窺伺許久的一天光明正大進來。

盥洗完暫回到房門口的阿琴姊驀地驚覺，雖然家具全原封不動地固守在各自地盤，豁然明亮的房間卻似空蕩蕩地攤在眼前。向來堆滿一大摞佛經和幾疊雜誌週刊清光之後的床邊小矮櫃，新婚時亮燦燦的漆面光澤已黯然失色，木紋更是漫漶模糊一片；少了衣服雜物填塞的達新牌布櫥像是洩了氣的充氣玩偶，褪色泛黃的塑料布面乾癟著難以掩飾的空虛；往日成堆瓶瓶罐罐之間夾放著一疊疊訂單、帳單或四處散落著記事備忘便條紙的梳妝台，清理乾淨後才發現偌大檯面上刮痕處處污漬斑斑，全是擦抹不掉的過往……目光最終停落在橢圓化妝鏡最頂端的小小雙鬚剪花。盯著老舊臥房裡唯一的簇新事物發默許久，才回過神的阿琴姊卻猛然看見鏡子裡男人在牆上凝視的笑容。

「媽，快來吃早餐，阿滿姨待會兒就要過來幫妳化妝嘍！」

女兒婉玲輕輕一句叫喚，卻喚醒在阿琴姊雙頰沉睡已久的羞紅。循著豆乳鮮腐混雜的獨特氣味走到緊挨著廚房邊的小餐桌，看見向來被麵包牛奶霸占的早餐竟出現為配合女兒所好又為怕吃不完而割捨多年的稀飯醬菜，止不住的饑涎忽地湧上眼眶。

「咁哪咁二喇人，妳煮這多哪咁會完啦？」阿琴姊習慣性地沒話找話嫌念了兩句。

「吃不完就冰著嘛，我『一個人』慢慢吃！」女兒也一如既往般立時接口頂了回去，還特別加重「一個人」的語氣。

瞥見女兒邊說邊促狹地瞄了自己一眼，面頰上花朵般的紅暈再次綻放。悶聲扒了幾口已不燙嘴的白粥，忽地攔下筷子，又開口問著：

「粥是幾點著煮啊？看妳熨禮服熨甲彼晚，不攔歸暝攏無暈？」

婉玲搖了搖頭，唏哩呼嚕喝了幾口特意盛得稀稀的米湯，夾了塊豆腐乳伸長手攔進母親碗裡，才說：

「別只顧著管我，先管管妳自己！時間來不及了，還不快吃？」

母女倆不再吭聲。心事混雜著稀飯醬菜和各自不斷咀嚼的話語，一口口全又囫圇嚥進肚子。盯著碗裡滿滿都是女兒一筷筷夾來的菜心脆瓜豆汁豆乳，阿琴姊一碗白粥愈吃愈是鹹甜酸澀五味雜陳。待看見從小就莫名厭惡稀飯的女兒早放下碗筷，胳膊撐著那張薄粉輕施分外明艷動人的臉蛋正脈脈望著自己，梗在喉嚨分不清什麼滋味的那一坨黏稠，更是難以吞嚥。

被搶著收桌洗碗的女兒趕出灶間的阿琴姊，進房前忽

瞧見盤放在電視櫃角落好大一卷鞭炮和透明膠袋裡為數不少的排炮，忍不住扯開喉嚨對著廚房大喊：

「會記ㄟ卡電話乎恁王叔叔，提醒伊車一入巷仔口炮仔著緊放，才袂吵甲驚死人ㄟ！」頓了頓又加喊一聲：

「愛會記ㄟ卡喔！」

凝坐梳妝台前，對著鏡子放下半長及肩一髮昨晚才洗燙過的蓬鬆波浪，阿琴姊隨手抓起梳子，心不在焉地爬梳著滿腦袋彎扭纏繞的，愈理愈亂的一絡絡煩惱絲……

經營雜貨店的阿爸農曆初二、十六必拜，拜完必會放幾個排炮，阿琴姊每聞炮聲也必定嚎啕大哭。不爲了什麼，就是害怕。尤其逢年過節，除了家裡串串鞭炮、左鄰右舍祭祖拜神的炮聲綿綿之外，總有客人在店門口就放起冲天炮、大龍炮，嚇得阿琴姊大過年成天地哭。幼小心靈從不相信炮仔聲能解穢祛災驅鬼，鞭炮才是嚇死人的惡鬼！

所以當年和自小父母雙亡無顧無忌的男人結婚時，儘管爸媽親長都說迎娶不放鞭炮會招惹惡鬼凶煞糾纏不吉利，對自己百依百順的男人還是如長輩口中所說的結了個「啞狗仔親」。當時，眾人也不過搖搖頭而已，後來意外發生，異口同聲地竟全成了阿琴姊的過錯。

「阿福仔咁真是我害ㄟ？」

甩甩頭想用開垂蔽住視線的一絡髮絲，卻如同嘴上死

不承認內心偏又摻不開的念頭一般，這許多年來總是三不五時地撩撥一下已不再那樣畏懼炮仔聲的麻痺心靈。想起情深緣淺的男人，是阿琴姊剛畢業進加工出口區學做車縫時就結識的。多挺拔踏實又有志氣的年輕人。讀完高工從學徒做起，服完兵役仍回到廠裡，幾年勤奮學習，習得一身修護各式針車機台的好工夫，加上認真負責，和阿琴姊談戀愛時已是深獲廠長倚重的少年老師父。結婚時男人用多年積蓄付了這間公寓的自備款；不久便不讓懷了孕的阿琴姊出外工作；不僅薪水全數奉交，下了班還四處接單幫人維修機具，日苦夜熬，就爲了能給妻女一個無憂無慮的生活——也確實過了幾年不富裕，卻有著無數歡笑任憑揮霍的愜意時光。直到徹夜幫人修完機器的男人騎著車，竟從日日往返的堤岸道路被鬼拖著般地失速衝下堤防。沒有煞車痕跡，沒有其他車輛擦撞的證據，就這樣把男人連同阿琴姊母女倆的人生摔得肢殘骨碎……

「欸，若不是惡鬼纏身，無人想會曉的事故攔是按怎發生ㄟ？」

嘆了口氣，又瞥見鏡裡才三十出頭的男人正笑吟吟地望着自己。

手，機械般不停上下來回。髮曲的髮絲驀地纏住梳齒不放，使勁拉扯卻扯下一絡才漂染過的烏黑頭髮，髮根隱隱透著染不到底的絲絲蒼白。心頭突地抽了一下，索性攔

下梳子，怔怔盯著再怎麼花費心思也矯飾不了的、歲月和命運拖磨過的容顏。

「恭喜喔！」姊妹淘阿滿洪亮的道賀聲，瞬間沖走阿琴姊起床後始終凝結不散的鬱鬱愁緒。

「甘苦這多年，妳嘛總算是欲出頭天啊……」拉著阿琴姊的手，阿滿笑呵呵地說著說著竟紅了眼眶。乾擤兩聲，連忙接著說：

「來，來，來！咱緊來甲尙水入新娘啊化一咧尙水入妝！」

驀地又盛開的兩頰嫣紅，緩緩飄落鏡裡男人深邃凝望的眼底。

香煙裊裊，伴隨著默念的喜訊，冉冉飄向杳冥天府。

溼潤著眼，婉玲默想父親若真聽得見臨終的懸念到底有了依歸，應該會比母女倆更加歡喜才是。

凝滯在童稚腦海的一幕從未被流光沖淡。課上到一半就被面色鐵青的外公接走，匆匆趕到醫院，默默穿過一堵堵白牆間隔出的一條條彎來拐去的走道，婉玲茫茫然四處碰壁的目光，最終順著母親奔流的淚水滑落在瞳孔已渙散的父親眼裡。沒有哭，只是眼睜睜望著吃力地直比向母親的那隻緊裹著層層白布的手，直到被拉近床邊被摀下頭，才痛得淚流滿面。二十年來，奄奄牽掛著母親的那一

隻手，始終揪住婉玲的心未曾鬆開。

插好香，合十鞠躬拜了三拜。身旁的母親猶自擊香過頂，呢喃著含糊夾雜的絮絮話語。凝視淚水輾花了楚楚妝容，彷彿流光輾過漫漫孤寂的、守寡的青春。婉玲不覺間又朦朧的視線轉過身後，環顧母親耗竭二十年心血汗水，才慢慢刷洗掉傷痛貧苦，重新漆上一層層溫暖富足的這個家。瞥向牆上遺容，八歲時的父親，才不是這樣含笑撇下我和母親而去的。剛想著，那隻纏繞著白布的手又從腦海探了出來。隨著年紀漸長，漸懂得少了父親的困頓，也漸發覺兒時記憶中那個總是嘻嘻呵呵的母親已躲得無影無蹤，婉玲才漸漸明白，至最後一刻癱垂在病床上仍指著母女倆的那隻手有多沉重……或許，又瞥了笑得燦爛的年輕父親一眼，婉玲心想著或許再見不到母親之後，多年緊纏裹著憂心罣礙的那隻無能為力的手，也將就此放開了
吧？

「不通攔哭啊啦！」阿滿姨邊說邊接下香枝插進爐裡：「今仔日愛歡歡喜喜出門才對，恁福仔嘛才會歡喜！」待瞧見母女倆忽又驚聲尖叫：「唉呦，妝攏乎恁噉甲花糾糾啊！緊，緊入來去補妝啦！」

阿滿姨一筆一畫細細勾勒，母親立體的五官輪廓漸漸伴隨著漫漶模糊的歲月刻痕，在婉玲的眼裡、腦中一一浮現……

家計、房貸，和體弱多病的婉玲像是成衣廠裡針車車下的一道密密麻麻的縫線，把父親走後又回工廠上班的母親車進了牢不可破的困厄深淵。白天上工，晚上接著趕做家庭代工的針線活，原還能勉強溫飽；但自從外婆突染惡疾，離世撒手，不再約束向來迷戀六合彩的外公之後，獨生女的母親終得再扛起日虧月欠的龐大賭債。雪上加霜的是，成衣業已如科技島上落入大海彼岸的夕陽，能兼差的活兒愈來愈少，就連廠裡的工作眼看也是岌岌難保。在阿滿姨的引介之下，母親轉而在城市彼端一個新興社區裡新開設專營婚喪喜慶花籃花圈罐頭塔的花店學習「拈花惹草」。從此，在農民曆一頁頁「宜：祭祀嫁娶動土修造安門安床安灶安葬入宅入殮破土啓攢拆卸出行開市納財……」的「好日仔」摸索柳暗花明的門路，才一針一線慢慢拆掉那些年被哀傷窮苦和看不見未來的忡忡憂煩密密縫得透不過氣的層層禁錮。

「阿玲，妳過來這坐。」

不知何時已補好妝的母親坐在床沿輕聲叫喚。相對坐視，就好像一直以來相互梳妝打扮、談笑傾訴，甚或哭罵爭吵過的多少回一樣。婉玲幾度囁嚅，不知曉該先說哪樣的一肚子話語盤旋吞吐而終究無言以對。母親粗糙的手捻著支眉筆，手勢抑揚，宛如濛濛煙雨般灑落密密叢叢的憐愛；換支唇筆，迥異往日不厭其煩的絮絮叨叨，只是默默

地一遍遍細細描畫婉玲緊抿的雙唇。精心梳染的烏溜溜頭髮，卻有一絲藏不住的蒼白過往垂在眼前晃蕩；凝睇母親厚厚幾層粉掩不住的風跡霜痕，心中明白，那全是生活巨輪一歲復一年輾深的憂、拖長的愁。

婉玲記得，國小下了課總先騎到那一棟瀾漫著花香和墨水味兒的透天厝等待母親下班。三層樓坐北朝南一色水泥抹牆未貼瓷磚的灰白建築。房子旁鐵皮頂偌大車庫擺滿一列列花圈，向另一側延伸出去的塑膠浪板底下排放一堆堆罐頭塔。起初見到母親，不是蹲在屋後空地一塊塊搓洗如山一般的海綿再丟進超大橘紅桶裡泡水，就是吃力抱著一大捆一大捆剛從花農進貨的鮮花入倉堆放。像學徒更像傭僕。一段時日過後，母親的蹤影時而出現在根根花圈竹架麻麻如林的縫隙間，戴著粗棉手套緊握鐵絲圈纏繞捆紮勞力謀生的結實骨架；有時跟在老師傅身旁堆疊罐頭塔一層層生活的沉重；之後便愈來愈常見到母親端坐濃香花海，雙手利索地安插著一籃籃或編織著一圈圈色彩繽紛的花籃花圈和撐過一個個酷暑寒冬的夢。上了國中，摩托車都不會騎的母親已有了汽車駕照，還經常開著台漆色斑剝的發財車順道來接自己放學。隨著母親在小貨車上，一路搖晃過二十世紀末製造業不斷被島嶼日新月異的腳步踢開，而迎來一波波金融、服務業的洶洶狂潮，勞苦的日子才晃到了另一個轉折的渡口。

雙手飛舞分掌合擊，母親將族繁不及備載的粉、霜、膏層層抹在婉玲姣好依舊光潤不再的面容。迅如電閃，急切切彷彿要在如此貼近又如此短促的時間內掩平修補歲月，抑或母女之間齟齬不斷的傷痕。母親從不放心的嘮叨碎念和婉玲從不信服的一言九「頂」無止境地對抗了許多年，忽發現就要南北兩地分隔，再想回個一言半語可不知得等多久？相依為命的漫漶記憶霎時洶洶湧現，婉玲驀地好懷念沒完沒了的罵來嚷去聲嘶力竭歇斯底里乃至最終相擁抱頭痛哭。心一酸，淚，差點又忍不住。

「新娘水咚咚喔！」忙著幫母親換穿禮服的阿滿姨嘴上沒閒著，當看見換好一身長裙曳地的婉玲，又補上一句：

「阿玲實在真水ㄟ，攔來著緊換妳喔！」

「欸，這幾年朋友同事來厝ㄟ攏嘛查逋查某歸大陣，也不知伊ㄟ緣分到底是叨一咧？」罕聽見的，平平幽幽的語調。

「妳免煩惱啦！」撥弄梳理著母親額前劉海，阿滿姨接著說：

「阿玲人水，攔好性地，頭路嘛穩定，追伊ㄟ無知排隊排到叨勒，」話鋒一轉，卻轉過身對著婉玲笑說：「是講妳嘛欲三十啊，不通太會揀，若無緊嫁喔，恁阿母是會煩惱甲袂吃袂暱ㄟ……」

一貫地微笑默然以對。這些年對於日益頻仍的「關心」、「忠告」，婉玲已近似麻痺地安之若素。看著阿滿姨繼續東拉西扯地替母親調整簡單樸素的一襲新娘服，視線洞穿過母親垂下的頭紗，目光未曾離開自己的睜睜眼眶，似乎又泛紅了。

四目凝對無言。或許，都在想著那段心照不宣的過往吧？

四年大學，一場自然而然的戀愛，不料男孩入伍前冷不防向婉玲求婚。一來毫無心理準備；也不想毫無經濟基礎的年紀如此早婚；更重要的，是壓根兒不捨得丟下母親一個人。就這樣，深信會和男孩牽手走到旅途終點的初戀情夢，軌道只鋪設到入伍火車開出婉玲淚眼汪汪送別的車站，就斷了。愛情的列車，從此不再靠站。

不會，也不知如何告訴母親分手的緣由。似不明白女兒為何會被「兵變」，卻又有意無意地不時在婉玲身旁念叨著：「查某人總是愛有一咧歸宿」、「阿母嘛無法度陪妳一世人」、「妳若緊嫁，阮嘛卡清閒，才會凍甲恁阿滿姨四界去行行ㄟ」……之類意有所指的言語。自從婉玲不再單獨帶男孩子回家，也探無戀愛的蛛絲馬跡，更愈來愈不耐煩精心頻繁的相親安排，話也就愈說愈淺白：「也不緊嫁嫁ㄟ，恁厝內歸工咁哪會曉應嘴應舌」、「不知ㄟ人還想講是阮這咧無乜ㄟ老查某甲妳纏條條勒」。三番兩

次總是如此不知是和婉玲賭氣還是疚責自己的叨叨碎念，已成了這兩年母女激烈爭吵的唯一導火線。明白母親不願拖累自己，但生氣的是，爲何就不了解女兒的不忍與不捨？

尤其，花店頂讓後，沒了紅布條白布條滾滾流動和花籃花圈汲汲來去的那座時而張燈結綵、時而披麻戴孝的鬧烘烘舞台，母親孀居的腳步又退回新寡時落寞孤靜的黯然斗室。不再憂衣愁食卻也不再忙碌充實，成天和自己鬥氣鬥氣似漸成爲生活殘存的意義。五十歲不到的母親，入定老僧般對身處的花花世界了無塵念，心湖只剩下女兒這尾活生生的小魚。婉玲不敢想像真嫁了人，一攤死水如何還有生機？

對於這場意外的婚禮，婉玲滿心祝福、喜悅與欣慰母親終有老伴陪著往後半生走下去。卻也不禁揣想，或許母親這回不再迂迴拐彎。十年來，對於王叔叔苦追死等始終視若無睹的母親會忽轉而接受這份情感，該是對自己逼婚的撒手鐮吧？

「來啊，新郎來啊啦！」阿滿姨突喊一聲，震破沉沉靜默。

若有似無地，炮仔聲隱雜在迎親車隊此起彼落的喇叭聲中，一聲響過一聲地從巷子口斷斷續續飄來。

端坐床沿，看著女兒、姊妹淘，和幾位老鄰居進進出出忙得不可開交卻幫不上忙的阿琴姊，心緒彷彿鞭炮炸開後漫天飛舞的紅紙皮，亂紛紛血一般的點點滴滴。

隨著歡聲笑語音浪潮水般一波波湧進房間的禮盒滿地擱淺，雖已允照阿琴姊的主張，多以象徵性的紅包替代了光聽就瑣碎繁重的禮節習俗，但一封封燙著金邊的紅包袋在日頭注目下依然光閃閃得刺眼，不樂見也不得不見。老王雖年長好幾歲，這款人生大事卻是頭一遭。談論婚嫁時，每每按捺不住想對喜孜孜一頭熱的老王當頭潑澆冷水，總被橫死男人搓揉出混雜著恐懼和愧疚的那坨疙瘩梗住，終只將不知打哪兒問來的一長串繁文縟節省略省減、簡化一二而已。只是一想到梅開二度竟比當年小姑初嫁還招搖，阿琴姊總感覺目光所及盡是渾身不自在的異樣，更遑論還有多少聽不見的竊竊私語。

終於，在阿滿姨的前引下，母女倆十指緊扣步出房門，新郎憨厚樸實的笑容，浮現在斗大遺照炯炯注視著的目光底下。一個模子似的輪廓神態。男人若健在，該像是一對兄弟吧？健碩的身影挺挺佇候，捧著好大一束香水百合，粗厚的手掌結滿勤勞苦作的老繭。這雙手，應能帶來下半輩子牢固的依靠才是。畢竟，這雙手已默默無怨守護了自己十年。

在那個新銀行新分行新據點春筍般在民營金融機構大

幅開放的霏霖甘霖裡爭相冒竄的服務業黃金年代，汽車展示間、保險銷售點、房屋仲介，甚或KTV等亟須並渴望人氣好運的一間間新開張店面，全追索飽蘸金粉銀粉的一個個吉祥字在花籃花圈的大紅紙上鎮守著生意興隆財源廣進的門道順暢無阻。阿琴姊工作的花店也順勢做起了連鎖業務。抵押房子加盟之後，開幕喬遷做醮酬神婚喪喜慶都躲不了噼哩啪啦的串串鞭炮聲響，阿琴姊還得在內心汨汨湧冒的惶惶慄慄和硝煙瀰漫喧囂鬧嚷多重夾擊下，邊綁著花圈堆排罐頭塔或搭建棚架時，強撐起笑臉和客人或東道主交際周旋。久而久之，還真像男人在世時常講的：人真的很難被誰或為誰而改變，卻是如此容易被環境或為現實所左右。魔鬼般嚇死人的炮仔聲仍讓阿琴姊嫌憎厭惡，卻已坦然將其納為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那些年，「琴姊花店」的日子像記錄訂單的複寫紙，一張張反覆寫滿緊張忙碌的筆畫，卻也寫出了存摺愈看愈讓人欣慰的數字。曲折蜿蜒的窘困流光，終淌入寬遼開闊的湛藍藍海洋。

加盟店某些花材須自行進貨，也就這樣認識了世代花農的老王。

業務往來沒多久，阿琴姊就隱約感受到這個年過不惑卻仍單身的偌大一片花田的老闆別有圖謀。南北來回好幾百公里的車程都是親自送貨；總會加送幾枝罕見的奇花異

卉，或沿途買來各地的點心小吃；及至沒貨叫送也三不五時來店裡義務幫忙，「居心」自是不言而喻。

卻未曾在阿琴姊已如止水的心中激起一絲漣漪。偶爾會招來家裡和女兒一塊兒吃頓飯，或打烊後陪著小酌幾杯，相互聽著彼此的牢騷叨念，好朋友一般相扶相持，如此而已。老王從不曾逾越默契的界線，但阿琴姊了然，老王始終在心門之外默默等待……

行禮如儀。道賀、祝福聲在街坊、好友間如蝶似燕穿梭，一隻隻悄然飛落在阿琴姊已顯鬆弛的酒窩，濺起一朵朵小小的、花樣的笑容和暈紅。是應該歡歡喜喜的。終能走出長年清冷陰霾的這一刻，自己不也期盼了許久？不該讓一絲絲眼下感傷，羈絆住春天好不容易才又降臨的腳步才對。阿琴姊不斷這麼想著，卻做不到。特別是看到女兒笑開懷的額頭、眼角那縷縷細紋，卻瞧不見身旁有雙撫平悲喜痕跡的伴侶溫柔的手，阿琴姊便不由得懷疑這個決定是對是錯？原該是自己獨守這間老公寓陪著牆上男人的，如今卻丟給了女兒……沸沸揚揚的氣氛逐漸膨脹瀰漫，喜洋洋的交談聲在屋內嗡嗡亂鳴，彷彿照片裡的男人也跑來耳旁忿忿怪責……亂糟糟的神魂在鬧烘烘的音波聲浪裡載沉載浮，房子裡的一景一物，以及和男人、女兒曾發生在房子裡的一幕幕，倏地在腦海不停盤旋打轉，轉成一圈圈急乎乎擴大的記憶漩渦洶洶朝阿琴姊捲來。

眼見一身雪白婚紗罩不住魂魄失落的阿琴姊搖搖欲墜，驀地樓下炮仔聲震天響起。

「良辰已到！」阿滿姨歡聲大喊著：「新娘出門嘍」

鼻頭一酸，雙膝不由得要跪下向母親叩別的婉玲，被王叔叔和眾人連忙扶起。王叔叔和陪同迎娶的一行人先下樓準備出發。接過阿滿姨點燃的香枝，母親再次與父親絮絮話別。婉玲特意躲到阿滿姨身後。沉重的送別，讓舊日常陪母親穿街入巷送過多少白底大大藍色奠字的花圈花籃和搭過一座座沉甸甸告別式場的驢白畫面再次浮現：

即便匿藏在窄巷深弄裡，和親人永別的場所自有一股迴異凝重與濃稠的淒涼空氣縈迴裊繞。裝好鐵架，鋪上深藍哀傷的桌布，罐頭塔雁翅般排列兩側，一架架白紙花圈把街道巷弄拱成一座無法回頭似的奈何橋……婉玲已不記得父親走時是否也有相同的告別式場，但每回身處如此場景，一定會想起父親，和那隻直指著母親的手。

甩了甩頭，用力想甩開這莫名不宜不當的聯想。再也顧不得妝又花掉的母親，任由淚水淌過婉玲朦朧的視野，漫溢過理智已崩潰的、強顏喜樂又故作冷靜的堤防。

死別或者生離，怎能不哀傷？

相擁抱頭大哭的母女倆急壞了一旁的阿滿姨和男方

的媒人。好不容易在眾人的勸說安慰下止住淚水，略加整理了儀容，婉玲才緊勾著母親的手走出家門。款款步下階梯，禮車早已就位苦候。媒人依習俗掏出把摺扇……又一連串炮仔聲爆開紙花點點如淚。

「愛會記ㄟ每日卡電話乎我！」

「出門記得把高血壓的藥帶在身邊，別讓人擔心！」

震耳欲聾的炮仔聲中，婉玲和阿琴姊緊緊握住彼此，啞聲嘶喊著殷殷叮囑和說不完的依依不捨。

……佇立煙霧瀰漫之中，婉玲怔怔望著地上那一把剛被母親丟出車外的扇子，孤零零地躺在滿地殷紅如血的爆竹碎屑堆裡。

「一定要幸福喔！」

婉玲心中的反覆吶喊，猶似耳邊轟轟回響的炮仔聲，追隨著母親漸行漸遠的模糊車影，一路遠去。

陳 沛宜



• 作者簡介 •

一九九三年生。總在名著經典與動漫同人、古典音樂與日潮韓流間浮沉擺盪的雙子座，現任學校鋼琴研習社社長的專五生乙枚。

曾獲懷恩文學獎、十分黑琵生態童話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臺中文學獎等獎項。

• 得獎感言 •

透過小說中一對母女共同經歷過的歲月和各自內心轉折的故事敘述，嘗試捕捉些許生命永恆的價值。

感謝老爸的校稿，更感謝評審老師的青睞，以及主辦單位提供這座文學舞台。關於寫作，青澀懵懂的文字會努力尋覓小徑繼續向前。

評語

〈炮仔聲〉寫的是一場婚禮，經由婚禮前夕的對鏡梳妝，映照出母女二人的心靈顯影。這部小說最特別之處，是單親女兒把母親嫁出去，置換了一般母親嫁女兒的婚禮形式，在母女關係、女性生命史的刻劃上，力道更深，層次更豐富。

〈炮仔聲〉的文字風格，長於情境描繪，語言富有詩意，對於角色心境轉折的幽微處，刻劃細膩。小說的敘述手法，採取雙重視角互換的策略，分別由母親阿琴姊、女兒婉玲的視角交替，經由回憶，重回過往，今昔交織，母女對話。這種敘事策略的效果，至少在兩個面向：其一，讓過去與現在的線性時間關係斷裂，形成今／昔兩條時間軸，相互對視、對話，以現實的幸福，改寫過去的不幸。其二，母女二人互視，母親的回憶觸及前一場婚禮，以及情深緣淺的女兒父親，而女兒則回返父親臨終前，父親「奄奄牽掛著母親的那一隻手」，以及自己與母親這些年的親密與爭執。經由雙方意識的流動，兩條軸線編成一個密織網面，讓小說的層次感顯得更豐富。

楊翠

小說還有幾點值得一提。其一是「鏡子」的中介意象，母親臨出嫁前夕，對鏡梳妝，以鏡面作為引渡與穿越的「中介」，今昔往返、母女相互顧盼，成功地拉開雙重敘事軸線。其二是以「炮仔聲」象徵幸福，第一樁婚禮沒放炮，成為阿琴姊「婚姻不幸」的心結，第二樁婚禮中，女兒以轟轟作響的炮仔聲，送走了母親。

最後，女兒完成父親的臨終託付，讓母親去尋求幸福，小說結尾收得很好，母親與女兒抱頭大哭，母親依依不捨上車，從禮車裡丟下扇子。母親出嫁，而女兒留守家中，餘韻十足。